

古典音樂 與 我的醫療生涯

醫學院神經科教授、神經部主治醫師／賴明亮

有個說法，如果孩子小時，在他前面放置一些物品，如玩具鋼琴、蠟筆、書本、聽診器、珠寶盒等，則看他抓取那樣玩具，可以約略窺知將來的職業。如果這招確實靈驗的話，我猜父母親可能沒有放任我有機會選取東西吧；或者，就是放了一堆聽診器，注射筒，繃帶之類的，以致於我就當了醫生。

學生時期的追尋

還是學生時，就很羨慕學樂器的同學。大一時看到牙科的一位同學帶了大提琴來，好生佩服。許多人據云也去學，其中一個理由是他的妹妹也在學大提琴，超正的。我沒跟上風潮，主要是覺得那樂盒巨大，帶出帶入頗不方便，就跟著宿舍朋友聽音樂會吧。當時第七宿舍附近有家小吃店，我們最喜光臨，菜雖不怎樣出色，倒有個唱機和一些古典音樂唱片。

大學同班同學包君，對古典音樂深為喜歡，他曾經在大一大二帶著我聽了不少演講及音樂會，由於是窮學生，多數是免費的介紹性質，當時就有很充實的快感。記得曾經把家中每月的生活費一次拿了三分之一去買一本當時

出的，介紹古典音樂的百科全書。大約在那個時候，發現古典音樂博大精深，各作曲家品味不同，酸甜苦辣兼有。雖然一直受到貝多芬雄壯威武的震撼，亦感受莫扎特行雲流水的優美。當時正旁聽李霖燦先生在台大文學院講授的中國美術史，覺得如果前者像范寬的「谿山行旅圖」，中峰鼎立氣勢磅礴的話，後者就像馬遠的「靜聽松風」飄逸高雅如在仙境。也曾嘗試上世紀三十年代歐洲的「新音樂」，或是功夫尚不夠，仍然覺得朋友是老的好，音樂是古典的悅耳。

大三時功課加重，拿著骨頭背得天昏地暗。自是有好一陣子沒去音樂會中捧場。記得有回經過二號館，竟然聽到裡頭在放命運交響曲，心中一陣感動，竟至濕了眼眶。頗有那種暮然回首，伊人正在燈火闌珊處的味兒。

大五進入醫院臨床實習。有回在中央走廊看到海報，有位秀髮飄逸，手持長笛的小姐挺動人的。終於鼓起勇氣，去詢問偶然得知班上有在練長笛的同學。他說樂器中等好的要七八千，每週和老師練笛是八百束脩。

這下子如五雷轟頂，我聽了立刻放下學笛的念頭。當時父親給我每個月的生活費是七百塊，一學期註冊加上宿舍費也才三千五，天地懸殊，不可造次；自然，音韻中自有黃金屋，自有顏如玉的念頭也一併掛了。有同學結交了音樂系的女友，大夥十分艷羨，也只能自認前輩子努力方向不一致了。

被音樂元素環繞的生活

到了住院醫師階段，薪俸既儉，又俗務控燄，學音樂猶如登仙境，談何容易。等兩個女兒逐漸成長，想到自己這方面確實輸在起跑線上，所以女兒的媽一提到上山葉鋼琴班，心中自是鼓掌。她說：上這課是要家長陪的，你確定在我出國進修那半年可以陪課？雖然，掉換值班有些周折，但千萬不可讓下一代輸給人家。我很認真地陪著上課，陪著大女兒回家作業，她彈高音部，我彈低音。記得當時認真到給老師稱讚，自己也飄飄然地還以為真的有鋼琴的天賦，真好笑。還好內子終於回來，接下陪課擔子，也讓我由自以為是有音樂才華的美夢清醒過來。看

女兒的琴藝逐漸升級，作父親的一則以喜，一則以悲。喜的是交的學費顯然不是肉包子打狗，悲的是這輩子看來和習樂器愈來愈遠，或許只能待來生了。

到升任主治醫師，照顧病患的第一線工作量略減，除了偶爾碰到醫學會，或趕些上課研究資料的整理外，週末的時間常是陪家人和好友們上山散散心。聽音樂會的次數不多，印象較深刻的是國慶時節，跨國大廠常舉辦慶祝音樂會。因為內人在中央藥政單位任職，到了會場發現，當作眷屬的我，被安排的位置比我在南部的長官更前面。雖然有些不好意思，就體諒他們在安排座次時，可能也是煞費苦心的吧。第一回至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進修時，正在進修博士的內弟曾帶我去參加在好萊塢山區一個大劇場的國慶音樂會，主角是當時正紅的卡通偶像 Big Bird，是以會場中有一大半是小朋友，喜樂有餘，自然不能使用陽春白雪的曲目，正如老美消遣用的電影。倒是因座位有數千，進出車子動線規畫完善，音樂忘了，交通管理的高明倒令人稱許。第二回出國在南卡查爾斯頓，是濱海美麗的城市，也因工作繁忙，

無暇欣賞當地有名的藍調。

研究是大學醫院責無旁貸的使命。出國報告成果順道遊覽正是一石二鳥。自己最喜歡的是逛博物館，尤其是藝術相關者。音樂會比較要碰運氣。自然，如果到了薩爾斯堡，又在夏天，沒有去聽場莫札特的音樂會，似有空入寶山之感。但常常開會的城市，音樂會不見得是恰好在開會的時段，就只好嘆氣了。那回到了維也納，同事機警，馬上請導遊代購票卷，在歌劇院享受了一個難忘的夜晚。莫札特的樂聲以活潑輕快取勝，據云日本人把他的小星星變奏曲，變成一個很特別的、教小朋友的鈴木教學法，可以增加IQ和學習效果，倒很希望在大人身上也有效。

有次在英國和安寧的同事，進行參訪時，托B & B的店東購買了歌劇魅影舞台劇的票。雖然說是想一試老外劇院的豪華，最根本的理由是想去聆聽動人的插曲。果然是很享受其背景的精彩變化，歌也令我如癡如醉。只有當夜在附近一家印度餐廳晚餐，不知怎的，出菜特別慢，還差點趕不上開演的時刻，現在想來還捏把冷汗。

古典音樂入院報到

後來在民國九十一年，為了協助TEMAC評鑑，到了慈濟醫學院幫忙，遇到敬佩的前衛生署長李明亮教授，聽他提及劉炬渭老師在羅東辦了音樂講座，旨在把古典音樂用新的方式介紹於國人，當時就很期待去參加，只是週末

須回台北探望老人家等，因而在慈濟兩年間，竟然也沒機會受教，現在想來真是可惜。終於機緣成熟，民國九十四年三月，在李前署長的陪同下，劉炬渭老師光臨府城，在成大醫學院第三講堂舉辦了公開演講，介紹貝多芬的第三號交響曲《英雄》。

成大醫學院在創院之始，黃崑巖院長即秉持著，要成為良醫需先為君子的理念，禮、樂、書、術、射、御的想法雖然需要依時代之潮流而修正，然而培養濃厚之人本精神，確是本院一貫之治院理念。當時視聽中心楊倍昌主任及鍾淼書先生，在推動藝術活動上更是不遺餘力，因此把原來視聽中心的攝影棚略加裝潢，變成一個欣賞音樂極佳的場所。不過因為空間約只能容納四、五十位聽眾，劉老師名氣大，這個活動觀眾一定如過江之鯽，因此選了二百五十人座的第三講堂。這個講堂是在舉行慶典或請國內外貴賓演講的時候用的，也兼作學生上課，座位皆是沙發並有扶手式書寫設備，相當舒適方便。演講當天果然坐滿了聽眾，除了後面有人用站的外，連走道都有人坐。當時活動相當成功，成大醫學中心在提昇社區民眾的人文水準上也作了極佳的示範。

接下來幾年內，劉老師約半年就來成大作古典音樂聆賞的演講，每回都十分轟動。而九十七年逢醫院啟用廿週年紀念，在成杏廳的慶祝演講更為人津津樂道。聽眾的熱情也令劉老師感動，因此商得他同意，次年起固定每月約有一次，利用週六下午，請他於百忙中來為

臺南觀眾介紹古典音樂。

之後更得醫學院長官的同意，和楊倍昌、林梅鳳老師，以及透過他們和姦書的推介和邀請，請到許多音樂界及鑑賞專家們如林主惟老師、林生祥老師、李穠宇老師的協助，主持幾堂演講，最重要的是加上週末劉老師的賞析為課程一部份，開了「音樂賞析」的課，暫以醫學生為對象。由於劉老師對台南聽眾特別有好感，因此有別於其他地方，即使並未加入樂賞基金會為會員，仍然歡迎來聆賞；故他對醫學生，甚至全校同學都表熱烈歡迎。我們曾向學校通識課程提出申請，唯礙於規定，不得於週末開課而未獲通過（據云以往有學生家長為小孩子抗議學校週六開課不合理之故）甚為可惜，只好開在醫學院。我們也會一開學便向學生說明，一學期中有劉老師四次介紹，至少要聽兩回以上且交報告才算學分，如果無法達到請勿選課。這是由於劉老師已是國內外古典音樂聆賞介紹大師級人物，行程十分忙碌，實在無法遷就只能在週五來此演講之限制。

更重要的是，聽說台南有三多，小吃多、醫生多、音樂學深厚的家庭多，因此劉老師大受歡迎是有其背景的，每回聆聽他的演說，就覺得劉教授是用全副精力在做好這件事，他的一舉手、一投足都讓人感到，他就是音樂，音樂就是他。他把全心意融在音樂中，只是覺知，沒有分別與執著，而又專注於古典音樂的推廣，有如《金剛經》所言：「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記得當年聽證嚴法師勉訓畢業同學

「用心」的重要，在劉教授的演講中，我就看到一個「用心」的典範，無怪乎每次講畢，就會渾身汗透，把「心盡於此」的境界，發揮得淋漓透徹。這一點我十分感動。當年神經科老師們教我做事應力求完美，到了耳順之年，還看到這樣一個直得學習的前輩，真是莫大的福份，也因此常常期勉自己，在教自己晚輩時亦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盡心」而已矣。諸多青年學子反應說：原來古典音樂是這麼美的事情，以後也要好好親近它。透過他的詮釋和分析，使得原本深處堂奧的古典音樂，不再如猶抱琵琶半遮面的不易親近，而多了讓廣大的普羅民眾親近的大道，在提昇全國民眾的文化素養上，劉老師功不可沒。

回顧一路走來，古典音樂由伴我童稚，到潤我白頭，帶給我無數歡樂和成長契機，可以說是像蒼天的恩澤。得劉教授和樂友的鼓舞，自己利用開場時，搜索音樂家當年社會環境的點滴趣聞和大夥分享，結束時把當天介紹特別打動我心坎的樂思畫蛇添足一番，也是訓練自己即席演講的能力。樂在其中，不敢自專，且妨野人獻曝，敬陳於全校同仁師生，盼時間若許可時，週末何妨到第三講堂一探，或可有莫大的驚喜。

（本文部分曾刊於成大醫訊102年第24卷第2期）